



俠客行

上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

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推薦

# 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古有不朽之作，亦有不朽之評，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》是也，毛宗崗、金聖嘆、脂硯齋是也。金庸當代文學大家，讀者之衆，空前絕後，見仁見智，各執一端。茲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廣約名家，共襄盛舉，乃有《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》之出版，亦拋磚引玉之意也。值此吾國傳統文化盛行於世之際，洵快哉美事也。

評點本  
金庸  
武俠  
全集

俠客行

上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## 《俠客行》總論

陳墨

《俠客行》是一部奇書。在充滿傳奇的武俠小說中，它可以說是奇中之奇。因為奇，不少人喜歡它，以至於一讀再讀，愛不釋手；可也因為奇，又有不少人輕視它，以為它「没啥意義」；還因為它的奇，只怕也有不少人沒能真正讀懂它。

說它奇，首先是因為它寫的是純粹的武林中人及江湖中事，而這些人和事純粹出於作者的想像和虛構。即它沒有了金庸其他小說通常所具有的明確的時代背景，更沒有真實的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。通常的金庸小說的敘事模式，是由歷史背景——江湖傳奇——人生故事結構成一個獨特的「三維世界」。以歷史視野與江湖傳奇為兩翼，以人生故事為主體，這是金庸小說與眾不同之處，也是他取得崇高藝術成就的一種絕招秘訣。別的先不說，僅是歷史背景一項，就意義重大。將歷史事件、歷史人物及其組合而成的歷史背景引入武俠傳奇故事中，其意義是明顯的：一是可以使武俠小說顯得真實可信，似有根有據；二是像武俠小說多了一種結構的方式和依據（梁羽生先生有些小說甚至想按歷史事件及其時序關係去結構）；三是使小說更有（社會學的）意義，如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等等。「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」，其意義自然比一般的俠要「大」。

可是，金庸偏偏在《俠客行》中取消了歷史背景，改變創作的習慣路子，寫起了地道的江湖傳奇，這就不免

使一些過於嚴肅正經而又積習難改的讀者看輕了它，乃至看錯了它。

其實，取消了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的敘事綫索，一方面固然會損失上述那些好處，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相應地增加另外一些優勢。即，一是使作者的構思不必拘束於歷史的真實，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作者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性；二是少了歷史事件，可以對個體生命及其具體人生有更多的表述機會和表述方式；三是少了歷史的結構及歷史的真實，可以去探索和創造另一種形式的藝術結構及藝術真實。小說《俠客行》的想像之奇、敘事之妙及意義之深，正是得益於這種自由解脫。金庸先生在《笑傲江湖》（也是一部沒有歷史背景的小說）的「後記」中說：「沒有歷史背景，這表示，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。」這話頗值得我們注意。這句話裏隱含了作者的一個新的創作目標，一種雄心大志，那就是要揭示人性。——有關人性的寓言故事自然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。金庸多次說，倫理道德標準等社會性因素常常隨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變化，只有人性相對恒遠，變化緩慢而細微。

《俠客行》的真正奇妙之處，在於它沒有像一般的武俠小說那樣純粹的為奇而奇，乃至常常荒唐無稽而且漏洞百出，不少作品要靠迷魂藥和易容術這兩大「法寶」來維持。《俠客行》的故事情節之奇巧，時時處處出人意料，可以說無人不奇，無事不奇，讓我們大開眼界，盡得讀書之奇快；然而，真正讀完全書，再回過頭來一想，又會為作者的嚴謹的藝術構想而驚歎。作者在這裏並沒有神化甚麼，當然也沒有魔法甚麼，所有的傳奇都指向人間的種種表象深處。金庸的創作法則是奇而致真，巧而後深，在新奇怪絕的表象背後，另有一個完整而深邃的寓言世界。

這也就是說，《俠客行》等小說不再是以前歷史背景——江湖傳奇——人生故事為其結構模式，而是以江湖傳奇——人生故事——人性寓言為新的結構模式。這也是他的新的創作原則及藝術追求，即，江湖傳奇之奇是為了表現人生

故事之妙，進而人生故事之妙又是為了表現人性寓言之真。可以看到，這種結構模式，不僅在意義的層面上可以達到哲學的深度，而且在技藝的層面上可以保證藝術的完整，即它不僅可以使想像力與創造性的發揮受到寓言之真的要求和制約，從而不至於荒唐走板、胡編亂造；而同時，寓言情境的存在又給予了江湖傳奇一定的假定性及完整性。

這樣再來看《俠客行》，就不僅有意思，而且也有「意義」了。

《俠客行》一書看似一部「傻小子奇遇記」，且作者弄玄弄巧，很有趣，但似乎没啥意思，更談不上有甚麼「意義」。這種看法，是「看法」本身有問題。若泛泛地順流而下，常常會忽畧本書的大奇大巧。這種大奇大巧表現在以下關鍵處。

《俠客行》的情節複雜多變，當然一時不易把握，處處奇巧有時令人眼花繚亂，而目不暇給之時，當然會忽畧一些重要關鍵。一旦對這些關鍵失了把握，有時便會產生匪夷所思之感，流於表面而在雲裏霧裏，不知所云。這些關鍵，說起來其實並不複雜，無非是奇人、奇事、奇境、奇學四者環環相扣，層層推進，步步深入。奇人自然是指主人公石破天。此人之奇，前所少見：一是他連個名字也沒有，居然自稱「狗雜種」，石破天之名是作者代他借用的；二是此人對世故人情幾乎一竅不通，連「狗雜種」是罵人話也不懂；三是此人倒又有一種怪脾氣，那就是死也不求人。這三項，若是就事論事，就人論人，孤立起來看，那一項都是匪夷所思，甚至有些荒唐；但若了解到他的身世，他自幼與因傷情而變態的梅芳姑在一起長大，且居於深山之中，從未與外界接觸，而梅芳姑又脾氣古怪，但聽他有求，便報以一頓臭罵或狠揍，那麼，上面的三奇也就有了解釋的依據。

進而，之所以要寫這麼一個奇人，從情節結構的安排上，可以找到更合適的解釋。那就是只有這樣的一個奇人，才能經歷這樣的一種奇事，即被人當成長樂幫主石破天，當成另外一個人。若是他有父有母又有名有姓，他

自可辯解；若是他懂得人情世故，他亦自可解脫；若是他善於求人，亦未嘗無法脫身。偏偏是這麼個石破天，雖然明知自己不是甚麼石破天，並且也多次對多人說起過，但大家異口同聲，衆口鑠金，到最後，他就介乎是與不是之間了。這一「事」單獨看，又是莫名奇妙。長樂幫中人吃飽了撐的，要開石破天這麼個大玩笑？貝海石的武功智計俱佳，幾近江湖一流高手，何要以費這麼大的勁來「找」幫主，乃至不惜將錯就錯，企圖弄假成真？要解釋這一點，就要涉及下一環，即「賞善罰惡令」及「武林浩劫」即將出現，長樂幫要找一個替罪羊。要找替罪羊，還有甚麼人比石破天更合適呢？

原來這「奇事」的產生因由乃在於俠客島這一「奇境」的存在：十年一次請客赴宴，不受請者往往被殺盡滿門；而受邀赴宴者則無一人生還，俠客島這一奇境真可謂神秘而又恐怖。越神秘就越恐怖，越恐怖也就越神秘。我們固然看到了血雨腥風，卻更感到了風聲鶴唳。然而，妙的是，奇境之奇，在於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。它之罰惡固然是真罰，此為恐怖的根源；而它之賞善亦是真賞，請人到俠客島赴「臘八之宴」，純屬善意。只不過因數十年來無一人返回本土，所以此事被人想歪了，從而成了一樁恐怖的秘密。

秘密的形成及奇境的懸念，關鍵又在於俠客島上的「《俠客行》武學」的存在。兩位島主廣邀佳客赴此島固然是為了它，數十年、數百位武林名人一去不返且音信杳然也是因為它。若非最後石破天這位「傻小子」歪打正着，終於破解了這一武學之謎，那麼這一奇學、奇境的存在，也不知還要導致多少恐怖的奇事與不幸的奇人的產生！

由上可見，《俠客行》由不相干的奇人寫起，到他破解奇境中的奇學，一環套一環，在結構上是何等的嚴謹周密！所有出乎意料的奇聞奇事，都能在後文中得到解釋，也只能在後文中得到解釋。這樣，在前文中我們可以獲得觀賞奇思異想之趣，為其奇人奇事而驚訝和懸念，而在後文中又會獲得解謎破譯之樂，為作者的精妙構想而

擊案。《俠客行》確實有一種近乎完美的情節結構。

由此結構，我們可以深入一層，探測到它的寓言結構及其意義。這樣，我們會受到智慧的啟迪，從而真正明了《俠客行》的真正妙諦。——上文說情節結構自然要從前往後說，這裏說寓言及意義不妨從後往前說。

我們不妨從「奇學」說起。因為這是整部小說的情節結構的最後的也是最根本的依據。「《俠客行》武學」之奇，在於數百位武林高手都解它不開，而偏偏讓石破天這位目不識丁的「傻小子」給解開了。這是最為奇妙的一筆，當然也是最深刻的一筆。它不是胡編亂造，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異想天開，而是符合人類智慧發展和知識積累的根本之道。其道理，作者在本書的「後記」中解釋了：「各種牽強附會的註釋，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，反而造成嚴重障礙。」佛家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有所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「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，非非法」等，皆是此義。妙的是，作者說他「寫《俠客行》時，於佛經全無認識之可言……此中因緣，殊不可解」。其實這當然並非不可解。因為不僅佛家有這樣的認識，道家在更早的時候就認識到了，如老子早就說過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即指出不可拘泥於「道」之「名」。古代中國名家更進一步指出「物莫所指，指非指」，這也是破除名相的至理。現代西方語言學家亦已發現了「語言的牢籠」，並以此發現而造成了現代語言學的根本性變革。這也就是說，真正的智者和哲人，常會直覺到「望文生義」的危害與歧途，至於「本本主義」及「教條主義」之類則更是人類智慧的「所知障」。金庸的智慧到了這一步，自然就要在這「名實之辨」中有所發揮，從而創造出「《俠客行》武學」這一奇學及《俠客行》這一奇書。具體說，書中的武林高手之所以解不開武學的奧秘，原因是他們有「所知障」，習慣於望文生義而又固執己見，這樣勢必越障越深，且在認知求道的歧途上越走越遠；而且這還是一種普遍性的、乃至是一種規律性的認識

的歧途及求知的「所知障」；因而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普遍性的人性（智性）的弱點。與之相關，本書還描述了另一人性的弱點：貪或癡，即學武之人見到武學秘笈便捨身忘我，必欲得之而後快。這也是數十年來無一人返回本土的原因，也正因此，本土武林對俠客島的誤會也就越來越深。

說到大陸武林對俠客島的誤解、無知和恐懼，除了赴宴者無一返回以及作者借此弄些玄虛以外，也還有更深刻的原因。具體說，原因有二，同樣都關乎人性。其一，是武林中人的認知上的局限及「所知障」。正如赴宴的高手解不開「《俠客行》武學」之謎一樣，未赴宴的高手名流、高人智士也解不開「俠客島之謎」。儘管俠客島的請柬名為「賞善罰惡」，即善惡分明，且有罰有賞，但卻無人往這方面去想，更不去作認真的調查研究，看看俠客島的使者到底是善是惡，到底是屠夫還是真俠士；相反，他們只是一味的恐懼，並因此而形成一種「共識」。這實際上只是一種原始思維的「集體表象」，亦即現代心理學中的「集體無意識」。用老話說，仍然是不能做「名實之辨」。其二，即大部分武林、江湖之中的人，倒也還有一些「自知之明」，即知道自己「無善可賞」倒是「有惡可罰」。長樂幫中的高手於此最為典型。他們要「吃江湖飯」，自免不了要有這樣或那樣的惡行。這是對江湖、武林世界的最真實的描寫。書中人物，從謝煙客、白自在、丁不三、丁不四到長樂幫中主要人物固是乏善可陳，連石清、閔柔夫婦這樣有名的俠義之士，在書中亦看不出有多少俠義之舉。相反，我們倒是看到了他們參與對玄鐵令的爭搶，爾後又對孽子石中玉百般回護……在這部小說中，我們沒看到甚麼正面的俠士形象。實際上，從《連城訣》開始，到這部《俠客行》以及此後的作品，早已從習慣上的「正邪分明」，發展到了「正邪合流」，即換一副眼光、換一副筆墨來寫江湖、看江湖。由是出現了「無俠」的世界，出現了「零度敘事」，即讓讀者看到一種真實的江湖世界及人性展演。《俠客行》中，除了石破天之外，我們看不到絕對意義上的俠士，亦看不到絕對意義上的邪徒。有的只是對人性及其弱點的深刻揭露和真實表現。這也正是《俠客行》等

書的真正的「意義」之所在。

再說石破天所經歷的奇事，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從人性的角度加以觀照。長樂幫人之所以要找石破天頂缸，並為此不惜弄虛作假，目的很明確，即避禍求福、損人利己而已。石中玉之出爾反爾，亦不過過私自利、貪生怕死罷了。此事雖奇，人性卻真。當然其中也還有「名實之辨」或「真假之辨」中人的智性弱點的進一步揭示。石破天明明是「狗雜種」而非石中玉，且他聲明再三，但卻只有小姑娘阿綉一人識得「真相」，而其他的人無不為「假相」所述，其中包括石中玉的情人丁璫、石中玉的父母石清夫婦、雪山派的衆弟子以及高明的謝煙客，至於長樂幫人衆更不在話下。他們的依據，無非是臉的長相以及皮上的傷疤而已，没人能突破這種表相。石破天只能有苦難言，因而當阿綉說：「他不是……」時，石破天不禁喜極而泣，如同終於見到了一位青天大老爺！

以上種種，無不具有普遍性的寓意意義，無不可以到人性之中查找最根本的因由。這是《俠客行》的最獨特之處，最深刻之處，也是它的最成功之處。

最後，我們還應該回過頭來，說一說本書的主人公石破天。此人的身世、性格、遭遇之奇，在金庸的小說中可謂絕無僅有者，堪稱金庸小說中的「第一奇人」。但也正因為太奇，往往有些太過超凡脫俗（他的極度的無知使他脫俗；他的極度的無求使他超凡），因而難免有些不可思議，若按凡俗人生的觀點去看，此人多少有些「失真」，至少是個性及其真實性的依據有些不足。

因此，我們只能將石破天當成一種寓言中人物來看，他就是超凡脫俗，因為他生具赤子之心，幾乎一塵不染。前文中我們稱他為「傻小子」，那實際上是太過冤屈了他，書中的丁不三稱他為「白癡」，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其二是此人的智性、悟性之高，出人意料，只是因為無知，才成了渾金璞玉，不為人識。

進一步說，在寓言層次上，此人可稱之為「佛家之俠」。理由是他無名、無相、無慾、無求，天真善良，生具俠氣，或莫如說他生具慧根佛性，因而在書中真相大白之後，他仍要代石中玉赴俠客島的臘八之宴，又代他到雪山派消災弭禍，這是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。而他之破解「《俠客行》武學」之謎，則是他的慧根的表露，本能地不為「名」與「相」所拘圍，因而能識真而得道。

這樣，聯係到郭靖以前的「儒家之俠」、楊過的「道家之俠」、張無忌的「佛道之間」，到石破天的「佛家之俠」，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小說創作的人格模式及價值觀念的發展演變。由儒家之俠的為國為民、犧牲自我，到道家之俠的至情至性、實現自我，再到佛家之俠的無名無相、無人無我，我們可以看到前者在社會理想觀念上做文章，中者在人物個性上做文章，而後者則在人性認知上做文章。石破天的「佛性」，當然也是人性的一種極端的、理想化的表現，即極端的清淨以至於一塵不染，極端的明心見性以至於不為俗世所圍。小說中，這種佛性更似一面鏡子，它可以照見人性中的種種弱點與缺陷，照見人世中的種種苦痛和悲哀——小說中也正是通過石破天的遭遇和他的「眼」來看這世界中的所有的人與事的。

有趣的是，書中的石中玉由於自幼受到父母的嬌寵溺愛，成了一個自私自利、為所欲為的邪惡之徒；而石破天的童年，除了迫害就是孤獨，倒成了一位具有赤子熱腸的至善至真的人物。這當然也是一種寓言。

小說的最後一章以「我是誰」為題，在石破天的身世之謎即將解開、謎底呼之欲出之際，梅芳姑悄然自殺，使石破天再也找不到有關「我是誰」的確證。這倒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確證：即此書是一個大寓言。自古至今，無數的哲人智者都在思考「我是誰？我從那裏來？我要到那裏去？」這樣的問題。現在，作者將這一問題永遠地留給了石破天，也永遠地留給了有心的讀者。

目 錄

《俠客行》總論	陳 墨	( 一 )
一 玄鐵令		( 三 )
二 少年闖大禍		( 三五 )
三 摩天崖		( 五三 )
四 長樂幫幫主		( 八四 )
五 叮叮噹噹		( 一一六 )
六 傷疤		( 一四六 )
七 雪山劍法		( 一七四 )
八 白癡		( 二〇二 )
九 大粽子		( 二三〇 )
十 金烏刀法		( 二五六 )

十一	藥酒	.....	(二九二)
十二	兩塊銅牌	.....	(三一四)
十三	舐犢之情	.....	(三五六)
十四	關東四大門派	.....	(三七八)

目 錄

《俠客行》總論	陳 墨	( 一 )
一 玄鐵令		( 三 )
二 少年闖大禍		( 三五 )
三 摩天崖		( 五三 )
四 長樂幫幫主		( 八四 )
五 叮叮噹噹		( 一一六 )
六 傷疤		( 一四六 )
七 雪山劍法		( 一七四 )
八 白癡		( 二〇二 )
九 大粽子		( 二三〇 )
十 金烏刀法		( 二五六 )

十一	藥酒	(二九二)
十二	兩塊銅牌	(三一四)
十三	舐犢之情	(三五六)
十四	關東四大門派	(三七八)

## 一 玄鐵令

「趙客縵胡纓，吳鉤霜雪明。銀鞍照白馬，颯沓如流星。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。閒過信陵飲，脫劍膝前橫。將炙啖朱亥，持觴勸侯嬴。三杯吐然諾，五嶽倒爲輕。眼花耳熱後，意氣素霓生。救趙揮金錘，邯鄲先震驚。千秋二壯士，烜赫大梁城。縱死俠骨香，不慚世上英。誰能書閣下，白首太玄經？」

李白這一首《俠客行》古風，寫的是戰國時魏國信陵君門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載之下讀來，英銳之氣，兀自虎虎有威。那大梁城鄰近黃河，後稱汴梁，即今河南開封。該地雖然數為京城，卻是民風質樸，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俠氣概，後世迄未泯滅。

開封東門十二里處，有個小市鎮，叫做侯監集。這小鎮便因侯嬴而得名。當年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。大梁城東有山，山勢平夷，稱為夷山，東城門便稱為夷門。夷門監者就是大梁東門的看守小吏。

這一日已是傍晚時分，四處前來趕集的鄉民正自挑擔的挑擔、提籃的提籃，紛紛歸去，突然

間東北角上隱隱響起了馬蹄聲。蹄聲漸近，竟然是大隊人馬，少說也有二百來騎，蹄聲奔騰，乘者縱馬疾馳。衆人相顧說道：「多半是官軍到了。」有的說道：「快讓開些，官兵馬匹衝來，踢翻擔子，那也罷了，便踩死了你，也是活該。」

來的雖不是兵，然兵威已出。兵匪雖不一家，但對百姓而言，其害則一。

猛聽得蹄聲之中夾雜着陣陣唢哨。過不多時，唢哨聲東呼西應、南作北和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聲，似乎將侯監集團圍住了。衆人駭然失色，有些見識較多之人，不免心中嘀咕：「遮莫是強盜？」

鎮頭雜貨鋪中一名夥計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啊喲，只怕是我的媽啊那些老哥們來啦！」王掌櫃臉色已然慘白，舉起了一隻不住發抖的肥手，作勢要往那夥計頭頂拍落，喝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說話也不圖個利市，甚麼老哥小哥的。當真綫上的大爺們來了，那還有你……你的小命？再說，也沒聽見光天化日有人幹這調調兒的！啊喲，這……這可有點兒邪……」

他說到一半，口雖張着，卻沒了聲音，只見市集東頭四五匹健馬直搶了過來。馬上乘者一色黑衣，頭戴范陽斗笠，手中各執明晃晃的鋼刀，大聲叫道：「老鄉，大夥兒各站原地，動一下子的，可別怪刀子不生眼睛。」嘴裏叱喝，拍馬往西馳去。馬蹄鐵拍打在青石板上，錚錚直響，令人心驚肉跳。

蹄聲未歇，西邊廂又有七八匹馬衝來，馬上健兒也是一色黑衣，頭戴斗笠，帽簷壓得低低的。這些人一般叱喝：「乖乖的不動，那沒事，愛吃板刀麵的就出來！」

雜貨鋪那夥計嘿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板刀麵有甚麼滋味……」這人貧嘴貧舌的，想要說句笑話，豈知一句話沒完，馬上一名大漢馬鞭揮出，甩進櫃台，勾着那夥計的脖子，順手一帶，呼的